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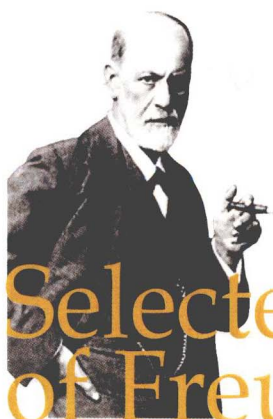
思想者的足迹

Thought The Trac (西方、东方最酣畅的思想饕餮)

弗洛伊德文选

《梦的解析》一部拯救人类理想，
揭开人类心理隐私的百科全书。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全面解析人类心灵神秘的性图景。



Selected Readings of Freud

(奥地利) 弗洛伊德/著
孙绍武/主编

《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

心智历程的任何微细动向，都必有精神上的原因可寻。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百年来从未绝版，潜伏在历史中的智慧与思想
智者让生命闪耀“星星之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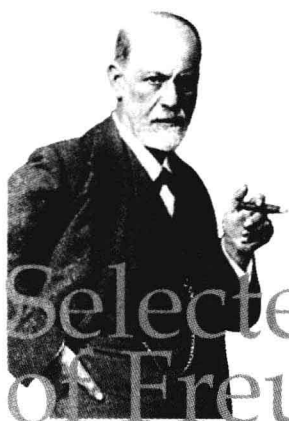
思想者的足迹

Thought The Trac (西方、东方最酣畅的思想饕餮)

弗洛伊德文选

《梦的解析》一部拯救人类理想，
揭开人类心理隐私的百科全书。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全面解析人类心灵神秘的性图景。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Selected Readings
of Freud

(奥地利) 弗洛伊德/著
孙绍武/主编

《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

心智历程的任何微细动向，都必有精神上的原因可寻。

百年以来从未绝版，潜伏在历史中的智慧与思想
智者让生命闪耀“星星之火”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伊德文选/孙绍武主编.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10. 12
(思想者的足迹)
ISBN 978-7-80723-570-5
I. ①弗… II. ①孙… III. ①弗洛伊德, S. (1856 ~ 1939) - 文集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765 号

思想者的足迹

原 著 (奥地利)弗洛伊德
主 编 孙绍武
责任编辑 王 福
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电 话 0471-4919981(发行部)
邮 编 010010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4800 千
印 张 360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80723-570-5
定 价 597.00 元(全 15 册)

有这样的一群人，曾存在于久远的过去，并将一直存在于未来的世界当中，他们手持怀疑和批判的利剑，癖好寻根问底、秉持理性、挑战权威，不懈地探索真理、揭示本质，他们只是极少数，然而他们却在为所有的人活着。正是极少数的他们，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脉络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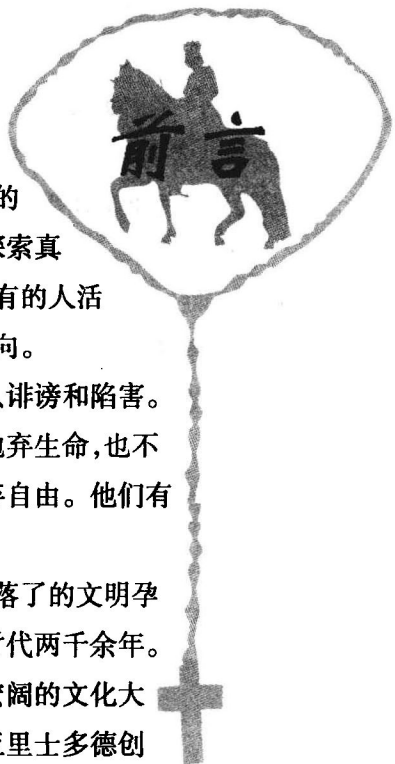
他们的人生总是历尽磨难，始终不能摆脱误解、诽谤和陷害。但是他们宁可蒙受屈辱、宁可一无所有、甚至宁可抛弃生命，也不会亵渎自己的信念、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不会放弃自由。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思想者。

希腊文明是一个已经失落的文明，正是这个失落了的文明孕育了欧洲的绚丽灿烂。它的消逝已离我们生活的时代两千余年。但创造者以其独特的理性和智慧建构起来的巍峨宏阔的文化大厦，至今仍令世人惊叹不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代的系统哲学，虽然大多是唯心主义的，但其中包含的理性主义因素，在以后西方的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发展中，起过重大的作用。柏拉图是一位思想者，也是一位诗人，他的作品不仅公认为是哲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柏拉图是古代西方第一个留有大量著作于世的哲学家，这些作品使我们可以深入洞察两千多年前复杂又有见解的雅典社会的文化和信仰。

雅典城邦已沉淀为遥远的历史，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思想自由、个人自由终成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

十八、十九世纪，西方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如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叔本华、托克维尔、马克思、马歇尔、尼采、弗洛伊德、罗素等等，尽管这些思想者们的思想、经历、理论迥然不同，但他们却共同继承了西方人文精神的传统：他们那样热切地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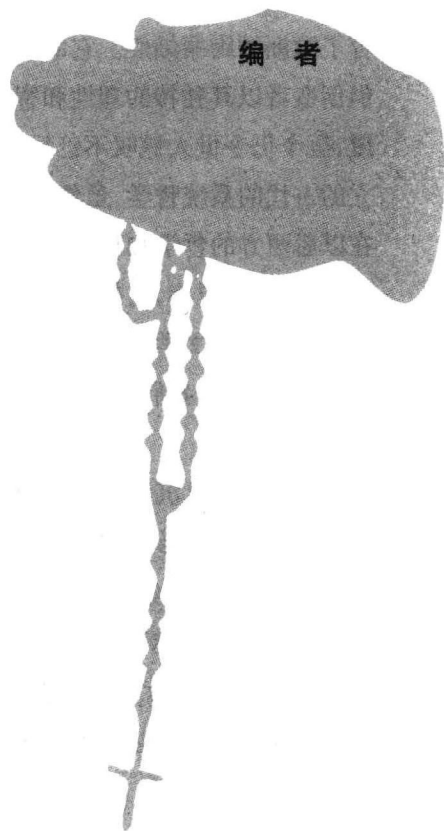
思想者往往在压制和束缚中呼吸，但思想者的思想却永远是自由的。即使思想家的生命结束了，但思想的种子却会留下来。总有一天，这种子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万古长青。



对于一名出版者而言,我们所能做的,一方面是为思想“角斗士”们提供战场,使人类思想生生不息;另一方面,我们有义务传播那些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思想者的思想。

《思想者的足迹》是一套有着深邃的科学和人文思想的丛书,所选书目皆是对其所处时代与人类文明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著作,语言流畅,用词审慎。我们编撰本丛书,旨在带大家走近思想者,感受思想者所具有的独特的智慧魅力。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得到更多的启发,吸取更多的科学、人文精神的养料。

因编者、译者自身水平有限,疏漏、谬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朋友理解、不吝赐教。



目 录

第一部分 梦的解析

第一章 梦是愿望的实现	2
第二章 梦的材料和来源	32
第三章 梦的运作	72
第四章 梦过程的心理	110

第二部分 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

第一章 专有名词的遗忘	148
第二章 外国字的遗忘	152
第三章 名词与字序的遗忘	157
第四章 童年回忆与遮蔽性记忆	174
第五章 语 误	179
第六章 读误和笔误	212
第七章 印象及决心的遗忘	231
第八章 误引行为	247
第九章 症状性行为 and 偶发行为	264
第十章 记忆的错误	281
第十一章 双重错失行为	289
第十二章 决定论,偶然与迷信之信仰——一些观点	295

目 录

第三部分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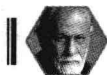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梦的学说的修订	320
第二章	梦与神秘的知识	333
第三章	心理人格的解剖	348
第四章	焦虑与本能生活	361

弗洛伊德 文选



第一部分

梦的解析



第一章

梦是愿望的实现

我在本书里将要论述的是，依靠心理技能来解析梦的可行性，并据此说明任何梦都有其特定的意义，与做梦人白天的精神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史前时代，原始人对宇宙和灵魂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们对梦的认识的影响。至今为止，来自原始社会的那些关于梦的观点，在很多规规矩矩的人的眼中，仍然被看作是对梦的评价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他们非常确定和深信梦与某种超自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任何梦都被看作是来自他们所信奉的神灵的启发和暗示。因此，梦者往往会认为梦有一种特殊的作用，能够预示未来。由于梦的内容的丰富多彩及其留给梦者本人的特殊印象，人们不能获得一种系统的、统一的看法，于是他们根据个别梦的价值和可靠程度来对它进行分类和归纳。因此，远古时代的那些哲学家们之所以对梦持有这样的观点，原因就在于其个人对普通人文观点的差异性。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著作中，他都提到了梦，将梦看作是与心理有关的问题，梦并非是神灵的旨意，而是从某种剩余精力中产生的。在这里，所谓的“剩余精力”，并非是说梦具有超自然的性质，只不过是人们的精神力量制约的法则而已。当然，对某些人而言，它与神灵间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联系。梦是一种精神活动，它产生于梦者本人的睡眠深浅程度之中。亚里士多德曾提出梦的某些特征，用例子来说就是，睡眠中细小的知觉能够被梦变换成一种强烈的感官刺激（“处于睡眠中的人，当感觉到身体的某个部位比较温暖时，他可能做自己正在步入火堆之中的梦”），由此他断定，梦能够把患者尚未发现的症状提前预示出来（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在其著作里就论述了梦与疾病的关系）。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学者并不是将梦视为一种精神活动，而是



始终认为梦是产生自神灵的存在。所以，自古以来就存在关于梦的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古人们曾有过将梦分为两大类的尝试：一类是有价值的真正的梦，它能够给梦者提供警告或预言；另一类则是没有价值的、空洞的梦，这类梦有的只是迷惑或引诱。

在科学产生之前，人们对梦的观点建立在古人对宇宙整体认识的基础上，他们倾向于用自身来与其他的精彩内容相比，无疑会觉得非常而且不同于寻常，就好像从另一个世界而来。但我们不要以为，现在这种把梦看作一种超自然力量的理论早已消失了。在今天，荒诞离奇的神话和小说依然不乏拥护者，他们依然坚信神灵论，虽然它早已被科学的飓风刮得残缺不全了。社会中的一些优秀人物，他们或许在其他方面是反对过分的情感用事，但一旦涉及到宗教信仰的问题，仍然会认为它必然源于神灵的力量，因为梦除此之外无法给予其他解释。比如哲学家谢林也无比坚信自古流传下来的神灵对梦进行启示的观点。还有某些思想学家，他们也仍然相信梦有预卜作用。即使科学家们清楚地将其视为迷信，完全不值得相信，但分歧并未因此而消除，主要原因是，至今心理学还不能解释堆积如山的梦的材料。想要整理关于梦的科学研究的历史，这项工作确实无比困难，因为某些研究确实在某个历史时期曾经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价值，但时至今日也没能在某一特定的方向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不能使学者们沿着前人研究的脚步继续深入探索下去。相反，每一位学者都必须从头开始研究这一古老的问题，但是还是未能将谜底解开。假如让我依据年月的顺序来——列出这些学者们不同的观点，那我就无法精确地说明目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此，在我的论述中，我是依据他们各自的学说的内容来进行的，而并非根据作者进行分类；我还要利用手里掌握的材料，提出几种不同的有关梦的问题，以此来认识各式各样的解析。但是这些材料是如此的分散，从而增加了查找的难度，我只希望读者们能够用宽容的眼光来审视我现在所做的工作，无论如何我都在尽自己最大努力，避免遗漏掉任何基础性的事实和理论。



第一部分
梦的解析



梦解析的方法

从本能的推断来看，不同的梦所具有的含义不同，这种含义是隐蔽于深处的。毫无疑问，做梦时，我们的某种思想过程就被这不易理解的隐匿意义所替代了，假如能够发现这种替代物，我们就能够借此识别梦的真正含义。

在民间，寻找解析梦的方法的努力从未停止过，经过长期的努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被找到了。第一种方法是视梦的全部内容为一个整体，用与其类似的、简单化的内容来替代它，从而来解析梦。这就是“象征法”。

第二种方法完全不同于第一种，它把梦当成是一种密码组合，在这种密码系统里，可以依靠某种方法把每一个密码转换成另一种特定的意义。这就是“密码法”。

在此，我用来解梦的方法与上述两种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我主要是依靠做梦者本人的联想，通过猜测某一特殊的梦境和梦者联想到的内容，一步步深入地探讨和研究。

我拒绝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是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绝对可靠。在“象征法”下，不是所有的梦都有类似的替代品，而“密码法”纯粹只是依靠《解梦书》，但就连这一根据都没有说服力。虽然必须得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根据这两种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是，我仍认为自己的观点更可靠：梦具有特殊的意义，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它。与通俗的、传统的“象征法”相比，我所采用的解梦的方法与此反差很大，反倒是与“密码法”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相似。共同点都是把梦分解成片段，而不是整体着来看。它始终都把梦看成是复合的，梦是很多心理因素的产物，对它的研究应该是分段的而不是整体的。

我在精神研究的过程中，所分析的梦例超过 1000 个，但当我现在要介绍释梦的技术及理论时，我不会将这些作为材料。因为这必然引起抗议，说这些梦纯粹是来自患有心理疾病的人，不能用它们来推断正常人所做的梦。既然不引用这些梦例，我就只能从一些我所认识的正常人不经意间提及的梦以



第一部分 梦的解析

及很早以前我在“梦生活”的演讲中提及的梦例为例。但遗憾的是：我无法通过深刻分析这样的梦例来获得它们的真正含义。因为我释梦的方法终究区别于“密码法”——仅仅依靠一本《解梦书》就解决了。同样的一个梦，如果是发生在不同的人、不同的背景下，它的含义也就不同了。因此，我只能针对自己的梦进行了分析。作为材料，这些梦是既丰富又方便的，它们是从一个正常人那里获得的并紧密联系着日常生活中的事。当然，难免会有人对这种“自我分析”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而且有人会说我可以随意地得出某种结论。但在我看来，与分析别人相比，分析自己更贴切、更真实。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看一看我们的自我分析是否有助于释梦。

从我自身来说，自我分析必然要克服另外一些困难，我们每个人都会犹豫是否要将自己过多的隐私公布于众，另外还考虑是否由此会引发别人对自己的误解。但是，这些困难也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德尔波夫曾经说过：“假如对解决某个困难问题有帮助的话，任何心理学家都要有坦诚自己弱点的勇气。”于是，我认为，读者们会从“梦的解析”带来的乐趣中宽容的对待我的轻率和无礼。

出于阐述我解梦方法的需要，我谨以我本人的一个梦为例。因此，我请求读者们暂时把我个人的兴趣视为你们自己的兴趣，与我共同来分析我生活中的一些琐事。因为唯有这样做，才能揭示隐藏在梦里的含义。

1895年的夏天，那时我正在为一位年轻的女士做精神分析治疗。不但我们的私交很好，就是她同我的家庭的关系也都很好。这不难看出，身为一个精神分析医生，面对这样的关系，无疑就表示着将会产生很多麻烦的情感。医生的个人兴趣与他的权威性之间是成反比例的关系；一旦治疗上出现某些问题，彼此间的友谊必然会受到影响。但这样的事还是发生了，她的治疗过程进展不大，我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也只不过使她不再产生“歇斯底里的恐惧”，但是我还是无力治疗她生理上的一些病症。那时癔病治疗的标准我还没有确立，我始终认为肯定还有其他可行的方法，因此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治疗方案”，即虽然有效但患者不易接受的，最后在患者的要求下，治疗被迫停止了。一天，我的同事奥图前去探望这位患者伊玛。当奥图回来后，我向他询问伊玛的情况，他回答说：“虽然有所好转，但并不明显。”不难听出话语中包含的不满和指责。我以为奥图表现出的态度，必然是受到了伊玛亲属的影响，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不赞同我的治疗方案。我并没有将这件事放





在心上，也没有将我的不满告知任何人。那天晚上，我详细地记录了伊玛的全部治疗过程，寄给了 M 博士（他被视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我想让他对我的治疗方案做一个点评。当天夜里，我做了这样一个梦，醒来后，我马上将它记录了下来。

1895 年 7 月 23 日至 24 日的梦

当时我在一个大厅里，那里有好多等待我接待的客人，其中就有伊玛，我马上把她拉到一边儿，不问缘由地责备她为何经过这么长时间还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案”，我对她说：“假如你现在依旧感觉很痛苦，那只能怨你自己了。”她回答说：“近来，我非常的不舒服，喉咙、腹部和胃都痛，这些情况你并不清楚。”这时我发现她脸色的确很苍白，而且有些许浮肿。于是，我暗暗责备自己不该在治疗方案里忽略这些地方，并由此感到担心。我把她带到窗前，想给她的喉咙做个检查，但她看起来并不配合，非常不情愿地把嘴张开。我想她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我注意到在她的喉咙的右边有一大块白斑，此外我还在她的口腔内，发现了很大的一片灰白色的斑点群，就在像鼻内的“鼻甲骨”一样奇特的卷曲结构上。我随即请来了 M 博士，他做了检查，认为确实是这样……今天的 M 博士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脸上没有血色，走路一瘸一拐的，但胡子却刮得非常干净……当时在伊玛身旁的还有奥图医生，我的朋友利奥波特医生隔着衣服为伊玛的胸部听了诊，得出的结论是她胸部左下方有浊音，同时他还注意到她左肩上的皮肤有渗透性病变（虽然隔着衣服，但我们还是注意到了）……M 博士认为：这必然是由感染导致的，但问题并不大，只要服用一些泻药，自然会将毒素排出来。但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感染是如何引起的——不久前，在给伊玛治疗时，奥图医生曾在她身上注射了一针——丙基和甲基制剂：丙烷基……丙酸酯……丙酸尿……三甲胺。事实上，这些药物一般不会轻易使用在日常的治疗过程中，还有一点就是或许当时使用的注射器没有消毒。

或许这个梦存在着很多不可理解的地方，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这个梦起源于那天白天所发生的事。那天奥图将伊玛的病情告诉我，我直到深夜还在写病历……在我入睡前这些情景不断地在我的心头萦绕，于是就有了这个离奇的梦。说实话，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这个梦的许多内容：伊玛的怪病产生的症状、注射丙基和甲基制剂、M 博士宽慰我的话等，都让我很困



惑。我感到梦的结尾部分比开始时更模糊，而且内容更简练。我为了探究其中的意义，只能进行细致的分析。

分 析

一、当时我在一个大厅里，那里有好多等待我接待的客人。

事情发生时，我们正在贝尔维尤度夏，那座房子耸立在卡伦贝格附近的山顶上。最初那所房子是作为娱乐场所来设计的，因此客厅格外大。做这个梦的时间，就是我妻子生日的前一天，我妻子告诉我，她想邀请一些客人来参加她的生日派对，其中就包括伊玛。于是我的梦就将那时的情景提前地展示出来：那天，有好多客人参加我妻子的生日派对，其中就有伊玛，一群人围在贝尔维尤的大厅里。

二、我指责伊玛至今依然不接受我的“治疗方案”，并且说：“假如你现在感觉很痛苦的话，那只能怨你自己了。”

在我清醒的时候，我很可能对她说过类似的话语。我当时就是这个看法（尽管从那以后我认识到了这种看法是不对的）——认为我只要能对病人说出隐藏在她症状背后的真正病因，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她是否采用我的方法，那就是她的责任了。我注意到我在梦中对伊玛说的话正是急于向她表明，她的病不能痊愈，并非是我一手造成的，而是她自己的责任。这个梦的目的不正是如此吗？

三、伊玛说她喉咙、腹部和胃都非常的痛。

胃痛是伊玛原本就有的症状，但并不严重，只是她常抱怨说感到恶心，想呕吐。而喉咙痛以及腹部痛却是她几乎没有过的症状，至于梦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至今仍困惑不解。

四、她看起来脸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

事实上伊玛的脸色始终是健康的，我怀疑在梦中另一个人代替了她。

五、我为自己治疗方案里忽略的问题感到忧虑。

大家都清楚治疗精神、心理疾病的医生们常常有一种警觉心理——心里会把一些器官性疾病当癥病来诊治，而其他领域的医生也许只会把这些症状当作器官上的疾病来处理。所以，梦中的忧虑也许是由这种警觉引起的。但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假设伊玛的病只是器官功能上的疾病引起的话，我所使用的针对癥病的治疗方案当然对她毫无用处，果真如此，我就是治不好





她的病也不必受到责备了。所以，在潜意识里，我也许会希望我把伊玛的病误诊为癔病了。

六、我把她领到窗前，想检查一下她的喉咙，但她显得很不愿，就像那些镶着假牙的淑女们一样极不愿地把嘴张开。

我从没有检查过伊玛的口腔。但这个梦中的情景也许是我混淆了——不久前，一位非常富有、外表年轻漂亮的女病人来找我看病，我要求她张开嘴，但她却想方设法的掩饰她的假牙。伊玛站在窗边的情景，让我回想起了另外一件事：伊玛有一位亲密的女友，我对她的印象很好。一天晚上，我曾拜访了这位女士，当时她正在窗边站着，就是梦中的那个情景。当时 M 博士正在给她看病，检查的结果也如梦中的一样——在她的喉咙深处发现了类似白喉症状的黏膜。在上面的叙述中，M 博士、白色的斑点群以及窗户都在我梦中出现了。对于伊玛的朋友，我很早就认为她是癔症患者，我之所以有此观点是因为她经常歇斯底里地发疯，在此，我的梦显然是把伊玛和她的这位朋友混淆了。直到现在，我仍然记着伊玛的这位朋友，我甚至希望她会来找我看病，但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她是不会轻易这样做的，因为她是一个很保守的女人。至于“不愿”，我也猜想很可能是对伊玛的朋友说的。假牙可能是源于那忸怩作态的女人，那么苍白和浮肿又是怎么回事呢？伊玛和她的朋友并没有那样的特征。于是，我又想起了另外一个女人。她也不是我的患者，而且我也不愿意接收她为我的患者。我感到她在我面前忸怩不安，所以我想她未必是一个很听话的病人。她平时脸色苍白，而且当她身体相当好的时候也会显得有些浮肿。从这些人物可以看出，梦中的伊玛是这几个女人的复合体，而且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拒绝接受我的治疗。那么我又为什么会在梦中用这些人替代伊玛呢？有可能是我比较关心她罢了，或是我喜欢调换一下，也许我认为她们比伊玛更聪明，因为她始终拒绝接受我的治疗，而其他女人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七、我发现在她的喉咙右边有一大块白斑……就在像鼻内的“鼻甲骨”一样奇特的卷曲结构上。

白斑让我想起了伊玛朋友所患的白喉，又使我想起了两年前我大女儿得的绝症，还有在那段焦虑的日子里我们所经历的痛苦的感受。“鼻甲骨”让我想到自己的健康问题，当时我常服用“古柯碱”（可卡因）来治疗鼻部的肿痛。几天前，我听说我的一个女患者学习我服用这种药，结果引起了鼻粘膜





肿块。我在1885年极力推荐“古柯碱”的医疗价值时，曾招来许多人的反对。有一位好友，也因为大量服用“古柯碱”而导致了死亡。

八、我立刻把M博士叫来，他也检查了一遍。

这正反映了M博士在我们这一行的地位，但“立刻”却需要做进一步的解释。这使我想起了一次悲剧性的经历：有一次，我给一位女病人治疗，给她服用了过量的当时认为没有副作用的双乙磺丙烷，结果引起了严重的中毒。于是我立刻叫来比我年长的同事，求他帮助。这位女病人的名字和我那患有绝症的大女儿的名字一样，想必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吧！她们都叫玛蒂拉尔，我没有医治好那位病人，最后也没有医治好我的女儿。唉，一报还一报！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常常为自己的医德问题而感到内疚和懊悔。

九、M博士脸色苍白，走路似乎有些跛，但胡子却刮得干干净净。

实际上，M博士不健康的脸色的确让朋友们担心。而其他的两个特征只能归结到别人的身上。我想到了我侨居国外的哥哥，他总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而且他与M博士长得有几分相像。他近日来信说因关节炎行动很不便。我之所以将这两个人混在一起是有原因的——那就是他们最近都拒绝了我给他们提出的一个建议，对此我不太高兴。

十、奥图医生也在伊玛身旁……最后说她胸部左下方有浊音。

利奥波特是医生，是奥图的亲戚，由于他们两人是同行，所以一直都存在矛盾。记得我在儿童精神科主持工作时，他们都是我的助手，这两人性情不同，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奥图思维敏捷、做事干练，利奥波特沉静稳重、办事认真。在这个梦里，我是在赞赏利奥波特的细心，这的确反映了我个人情感上的问题，就像我对伊玛的那位朋友一样。现在我清楚了我的思想在这个梦中的运行轨迹——从我没有医好的病人玛蒂拉尔到我死去的大女儿，再从儿童精神科到利奥波特与奥图的对比。至于梦中的“浊音”，它使我想起了一次门诊的经历，我与奥图，还有利奥波特一起给一位病人看病，我与奥图在检查完之后都没有发现异常，但是利奥波特发现了这位病人胸部左下方有浊音，最后诊为结核病。除此之外，也许我的潜意识里有一个设想：如果伊玛也像那个被确诊为结核病的病人一样就好了，那她就不会有这样难以诊断的病症了。

十一、肩上的皮肤有渗透性病变。

这使我想到了我自己肩上的风湿病，每当我工作到深夜时我都会明显地



感到它的发作。另外，“渗透性病变”很少是用来指皮肤上的毛病，一般都是用来指肺部问题，如习惯性的说法“左上后部渗透性病变”，再次让我发现我是多么希望伊玛的病只是那种易诊断的结核病，而非这样复杂的病症。

十二、尽管隔着衣服。

这只是一个插入语，我们在给儿童检查时一般都叫他们脱掉衣服，但对于女性病人来说这是很难办到的。据说，有一位很有名的医生，他在给病人检查时就不让病人脱掉衣服，却一眼就能看出病人的病症，所以很多女性患者都愿意去他那儿看病。

十三、M 博士认为：这无疑是由感染引起的，不过并无大碍，只要服用一些泻药，毒素就会排除掉。

这可以看作是一句安慰的话。其语境可能如下：我的梦前面的内容是我的病人的病是因为严重的器官性感染。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推卸掉我的责任。因为精神治疗并不对白喉的长期不愈（会引发局部炎症感染，并导致别的并发症）负任何责任。不过，我为了洗清自己而把这样一种严重的疾病加到伊玛身上，又显得是那么的残酷无情。也许是自责的缘故，于是就有了“并无大碍”这句话。可在梦里出现这句安慰的话，是多么可笑与荒唐啊！

我听说一些江湖游医相信白喉的毒素可以从肠道自动排出，因此，在梦中，我可能把 M 博士视为这种游医来嘲弄了。也许还有一件事与这有关——几个月前，有一个消化不良的病人来找我看病，我确信他一定患有瘰病，但其他医生却都诊断他是营养不良和贫血症。我当时没有给他进行精神治疗，只是劝他到国外旅游一番以得到很好的放松和休息。就在前几天，他从埃及给我寄来一封信，说他在那里又一次发作，那里的医生诊断为“痢疾”。我觉得有些可笑：明明是歇斯底里症，怎么能说成“痢疾”呢？没准是埃及医生搞错了。想到这里，我的内心开始责备自己了——为什么要出这样一个坏主意，让一个患病的人去那种很容易感染痢疾的地方呢？另外，在德文中痢疾和白喉这两个词发音又很相近，这可能会使我在梦中把它们弄混淆了。

梦中的这句话是由 M 博士亲口说出的，这很可能是我在梦里取笑他。记得有一次，他与一位同事一起去诊治一个女病人，M 博士发现她的尿液里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并以此表示这位女病人已濒临死亡了。但那位同事却不以为然地说：“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并无大碍。”因此，我在梦里有意取笑了这位连瘰病都看不出来的医生。我想 M 博士可曾想过伊玛的那位朋友，不是结

